

方笑一

前阵子中文大模型有突破,许多人用大模型写诗词,有些作品看上去似乎还不错。不了解诗词的人就问,现在有了AI,你们这些写诗词的人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吧?机器都能写,还要人干吗?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外行和幼稚的。写诗词不是给单位写个报告,给企业写个工作方案,写诗词关乎人的内心世界,尤其是情感世界。我们写诗词,并不是为了把诗词这样一个文本写出来,并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文本,而是内心有不得不说的话,不得不用诗词的形式来表达。

中国古人论诗讲“兴”,孔子说“诗可以兴”,又说“兴于诗”。“兴”就是“起”的意思,《文心雕龙》说:“兴者,起也。”《毛诗正义》说:“兴者,起也,取譬引类,起发己心。”刘勰和孔颖达对“兴”解释并不完全相同,但“兴”所包含“起”这个意思是大家都认可的。

从写诗词的角度而言,“起”是什么?就是《诗大序》所讲的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就是一种“生命感发”。只有人内心的情感被激发起来,搅动起来,人类才有作诗冲动和意愿。感发感发,是有感而发,无感则不发。以当代人写诗词而论,根本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他人、向社会展示自己创作诗词的才能,也不是为了刻意和古代诗人较短量长,比比谁写得更好。他只是内心有抑制不住的写诗的冲动才去写。这是人类内在生命的一种需要。假如没有情感的激发和搅动,他可以不必写,甚至也不应该写。

我们举行诗词创作比赛,有很多优秀的参赛者,提交出色的作品,在他们中还会产生最终的获奖者。但我相信,每一个真正热爱写诗词的人,参加比赛,首先是生命的感发促使他写出了自己还满意的作品,同时还可以以诗会友,而不是关起门来,刻意制造一个诗词文本,来拿奖、拿冠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写诗词就和大学里写科研项目的申请书没有区别,一个是奔着比赛奖金,一个是奔着科研经费。这并不是说写项目申请书绝对不好,而是说类似这种离开了生命感发的写作,AI的确可以完成,或终有一天可以完成。这样的写作,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写作,无论这种利益是否正当,它和当代人写诗词没有任何共通之处。

这里没有办法详细讨论“诗是什么”的问题,在我看来,有没有生命感发,是不是受生命感发而作诗词,这是人类和AI创作诗词的最后区别。也许有朝一日,在词汇的聚合、典故的使用、意境的营造、格律的掌握方面,AI写的诗词和人类写的诗词完全看不出区别,甚至AI写的诗词看起来“更高级”,但那终究也不过就是一种“类诗文本”。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是AI所不敢奢望的。



边看边聊

之无穷。心想,春山空谷,江海岂可望哉。关山险阻,哪是人人都能奔赴。汀渚鹤唳,河桥岂可闻之。南辕北辙,却空耗了青春的生命。若无顿悟,迷津岂可一点即通。而你以为倾尽心力必然成功,最后复归于无极。幸运的是渐趋无极之际,仍有一束光芒照耀着你。这是你心中的蓬莱与海市!

懂得让道

柴俊勇

近日去接第三代放学。公交车行驶至丁字路口,在绿灯可前行的情况下,驾驶员踩了刹车,让积压的其他车辆优先完成左转,保障了交通顺畅。

这一让,让我感悟。转弯让直行,本是车辆行驶的规则,但该车司机从大局出发,让左转弯先行,避免了更大范围内的堵车现象。这不仅是个人的素质的体现,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。

人生也要懂得让道,要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。这样,效率会更高,秩序会更好,社会会更和谐。参照森林生态系统的“林窗效应”:老树倒伏形成的空隙,能使幼苗获得90%以上的光照增长机会。

“让道”从来不是消极的退却,“让道”的本质是资源的最优配置算法。正如瑞士钟表匠的秘诀——每个齿轮的转动都需要合理的啮合间隙。高速运转的文明,那些看似停顿的瞬间必不可缺。在疾驰的时代列车上,适时踩下刹车,这是对人生最深的敬意,对文明最好的延续。

七夕会

直到她离世,回望过去,一层层揭开时光的迷雾,看到她的坚持,她受了委屈,对学生全力以赴;她待人随和,却不圆滑的私事佬,她仗义执中,毫不妥协……嗜痴成癖也翻找不到一点人性的污点——哪怕无伤大雅的污点,只看到一个对艺术仰望星辰,对朋友温暖如春,对自己苛刻要求的好人。

李玟没能迎来她人生的再次涅槃,虽然这几乎是确定的。这确定在于她高远的目光,精湛的唱腔和她中国人的魂魄。那个从小模仿郭兰英,给妈妈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小女孩,少小离家,学了一身好武艺,她生疏的乡音,正慢慢灌回身体。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,她一次次扛过病痛,与志同道合的音乐家朋友们,创造了惊艳的新歌,时代的片羽,人生的思念,世界向你走来。只听最时髦的歌的我,再一次被你俘获。

元发将军在广州接受我采访时言,“我们这时才从日军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在黄土岭阵亡的消息。”

击毙阿部规秀的消息报道后,全国各地贺电纷至,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发出嘉奖电。

罗元发将军回忆,黄土岭战后没几日,杨成武突然收到日军张家口警备司令小柴的一封信,其内容如下:

“杨师长麾下:中、日之战是中、日两国政府之事,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,没有私仇,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,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,别因此影响了我们的友谊。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,长胜不败,鄙人极为钦佩。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: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、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、军职、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;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,埋在何处,可否准予取回骨灰,以慰英灵?”

杨成武将军接信后,立即回他一信,揭穿其“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”之胡说。

带我们去吗?导游冷艳地摇头说,出门左拐,认准塔的方向就是。

童话吸引我们,尚未吃晚餐,我们就去了。夜色寂寂,寒风飒飒,旅人杳杳。高塔似很近,却又遥

愿蓬莱可期

徐华泉

远。心思抄近,但觉路歧。及半,见右前光鲜明亮,活色生香,虽非钟鸣鼎食之府,然有饱腹之幸。走近前去,当门一副大联:水中鱼龙想升天,天上燕雀欲入海。横批却是空的。细思此乃偈语,屋内非等闲之辈。推开食府之门,灯火通明,长桌条凳,圆柱灯笼,蓑衣渔舟,宛然中华气象。敞开的厨房转出妇人,斗笠短袄,一派渔女装扮,鲜媚明亮。上海人吧!她竟能分辨方言。我们一听顿暖。要了两碗水云吞,极鲜极美。絮语中知道客家女人来自闽南,以打工谋生,而后把夫与子都接来安顿,其子已读大学。请教去尼亚加拉小镇中心的方向,妇人指道,有些远,前面马路过红绿灯前行。见我们惘然,她追说,再问即可。

走不多远,见霓虹閃

距离后肯定地说:“直线距离约800米,在有效射程之内,保证打好。”

陈正湘大手一挥:“打!”四发炮弹“唻唻”地飞向高空,转眼间,一团团烟雾覆盖了两个标定目标,爆炸声“隆隆”传来。陈正湘

好时机,分区炮兵连长杨九秤立即指挥炮群向沟里集中射击,震得群山抖动,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嚎。阿部规秀这朵“名将之花”,就在我们神勇的迫击炮兵的排炮下“花落瓣碎”了……

时任一分区主力一团团长陈

杨成武将军:白袍小将战太行

——开国将军抗战录

吴东峰

在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,小山坡的日军拖着伤员向山下奔跑,独立小院的日军也跑进跑出,异常慌乱。

1939年11月21日,日陆军省发表如下公告:“阿部中将在一座房子的前院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,华军的一颗迫击炮弹飞来,在距中将几步远的地方落下爆炸。瞬息之间,炮弹碎片给中将的左腹部和双腿,以数十处致命的重伤……大陆战场之花凋谢。”1998年1月15日,曾任一分区政委的罗

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,要从蒙特利尔坐车到多伦多。幻开车把我和凤送上了旅游大巴。清晨的月亮还悬在圣劳伦斯河上,蒙特利尔还迷蒙在霓虹里。当晚,我们住在尼亚加拉瀑布边上的尼亚加拉滨湖小镇威廉王子酒店。导游说,小镇中心很漂亮,濒临尼亚加拉河与安大略湖交汇处,是世界六大童话小镇之一呢,花园锦簇成美人坯子一般,晚上有另一番蓬莱仙境风景。

我想,紫电青霜,云间胜地,那是十九世纪的英格兰风情。我询问导游能

带我们去吗?导游冷艳地摇头说,出门左拐,认准塔的方向就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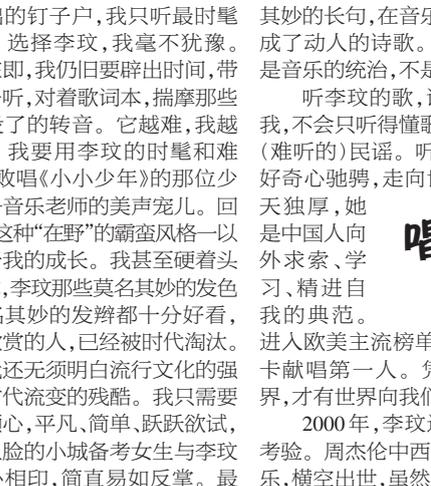
童话吸引我们,尚未吃晚餐,我们就去了。夜色寂寂,寒风飒飒,旅人杳杳。高塔似很近,却又遥

远。心思抄近,但觉路歧。及半,见右前光鲜明亮,活色生香,虽非钟鸣鼎食之府,然有饱腹之幸。走近前去,当门一副大联:水中鱼龙想升天,天上燕雀欲入海。横批却是空的。细思此乃偈语,屋内非等闲之辈。推开食府之门,灯火通明,长桌条凳,圆柱灯笼,蓑衣渔舟,宛然中华气象。敞开的厨房转出妇人,斗笠短袄,一派渔女装扮,鲜媚明亮。上海人吧!她竟能分辨方言。我们一听顿暖。要了两碗水云吞,极鲜极美。絮语中知道客家女人来自闽南,以打工谋生,而后把夫与子都接来安顿,其子已读大学。请教去尼亚加拉小镇中心的方向,妇人指道,有些远,前面马路过红绿灯前行。见我们惘然,她追说,再问即可。

走不多远,见霓虹閃

云山之间任我游

赵建平画



作为小学合唱团“C位”、初中教师乐队的兼职主唱及高中文艺演出的钉子户,我只听最时髦的歌。选择李玟,我毫不犹豫。高考在即,我仍旧要挤出时间,带着随身听,对着歌词本,揣摩那些没完没了的转音。它越难,我越兴奋。我要用李玟的时髦和难度,打败唱《小小少年》的那位少年——音乐老师的美声宠儿。回头看,这种“在野”的霸王风格一以贯之于我的成长。我甚至硬着头皮声称,李玟那些莫名其妙的发色和莫名其妙的发髻都十分好看,不懂欣赏的人,已经被时代淘汰。

我还无须明白流行文化的强势和时代流变的残酷。我只需要有一颗心,平凡、简单、跃跃欲试,灰头土脸的小城备考女生与李玟的心心相印,简直易如反掌。最喜欢《每一次想你》,既轻又重,连绵往复,像一条走不完之字形迷宫,脆弱复坚决,九曲回肠……低头看,“许多事情只是

『错失』和田王

薛龙彪

一九七四年六月初,农三师四十一团云母厂以十二人组成小分队,进入帕米尔高原腹地去探寻非金属云母矿。

解放牌军车在“羊肠公路”摇晃了一整天。黄昏时,车子停在伊力克边防哨所。肆虐的山风从院墙外掠过,院内却有一股浓浓的香味直扑胸怀。我惊讶地发现,在这寒冷的高山哨所内外,竟种了不少沙枣树。夕阳余晖下,一骨朵一骨朵嫩嫩的花芽闪射出簇簇金色。第二天一早,众人将帐篷、炊具及部分粮油肉菜和开采用的雷管炸药,还有被褥等捆绑在十多只高大的骆驼背上,告别了哨所官兵,准备进入荒无人烟的高原腹地,开始与世隔绝长达半年的寻矿生活。

沿蜿蜒的玉龙喀什河山脚艰难行走,不到一小时,眼前的断壁倚河蛮横而立,前无通路!众人只得脱光裤步入清澈见底的河水。六月的雪水冰冷沁骨,好在河床阔而不深,最深处也只到裆下,我们三三两两搀扶着缓慢向对岸而去。和我相搀扶的是位河南人,我称他高大哥。两个旱鸭子摇摇晃晃走入河中心,突然他放开我手,从河底捡起一块光滑青葱般的石头,举起高叫:“这石头好看吗?”可众人早已被这刺骨的头冷雪水冻得上牙下牙直打架,哪还有心思观望石头。我也只是瞄了一眼说:“水里还有白石头,比它好看。”他无趣,悻悻然将青石狠狠地摔了出去,溅起一小圈涟漪。

上岸随骆驼再爬坡,不一会儿又遇断壁,不得不再次下河走向彼岸。就这样来来回回数不清多少次,也不知有多少人从河水里捡到各色卵石,有白里映红的,有黄如蜡色的,也有深墨绿的……但每次捡起不是孤芳自赏,就是向众人炫耀一番后索然丢入河水里。

一晃数十年。四十一团慰问团来沪看望支边青年。有一老连长的后人来访我,拿出一块晶莹的石头说,是他家那位蛤背老父亲带来给我看,问我识不识?我一眼就看出,这是玉龙喀什河水里的卵石。他笑道:“是的。这是和田籽玉原坯的。现在和田玉抢手得很,少则数千,大者没底!”我听了此话目瞪口呆。没想到当年我们在河里捡到的都是宝贝啊!一次次地因它瑰丽、滋润、奇异而从冰凉的雪水里捞起欣赏一番,又因无知而随手远远摔去,只留下了沉入河底时泛起的那一小圈涟漪,只留下了记忆的一圈圈涟漪……

